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别典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沈恕

春秋別典卷九

明　薛虞畿　撰

魯昭公元年庚申在位三十二年周景王四年

孚我聘於齊而反見夫子由梁丘據過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賔而慶焉弟子與在賔列大夫衆賔並復獻攻瘵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瘵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奚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

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説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稱其良也且以参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

曾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美也願子詳所以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

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

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不可不慎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

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

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

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

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偷也叔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偷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禄旂章所以異功伐别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専乘此明等級也自大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偷以潔私名獻伯之偷也可與又何賀

楚靈王爲申之命四年事執齊慶封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饑而死乾谿之上

孔子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洋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言文王操也訪樂于萇弘萇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黄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

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既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十八年

陳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使

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八年事使棄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晉晉同傳平公問大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于齊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

魯築郎囿九年事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成

速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惡聞嬉戲之遊罷其可治之民乎見傳

楚靈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楚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已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不能起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掩殺靈王而奪之位

楚平王初即位欲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為元空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

晏子病將死斲楹内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晏子卒在定九年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盖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

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取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乃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燕有左伯桃羊角哀者二人相友善也聞楚平王好士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絶糧罄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

與哀哀辭之桃曰子不我受同我於死無名可痛哉於是哀受之桃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塟桃塟畢哀自殺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十九年事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䢦哭泣啜飦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費無忌一作無極復於楚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楚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

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通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十九年無忌譖太子建見左氏二十年譖殺伍子奢胥奔

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亡而之吳

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子也死而無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廼適闔廬治味以求親闔廬甚使任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在御四境静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兵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入郢城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

吳

伍員亡楚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問所之許公東南面而唾員再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至江上見一丈人刺一小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姓族不告解千金之劍與之不受曰楚令得伍員者祿萬檐金千鎰昔子胥過吾猶不取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員過吳使人求之不得也每食必祭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

奚不為也而無以為名矣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唯江上之丈人乎

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行哭林澤之中

伍員與勝奔吳到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免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浸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日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

渡漁父乃視之其有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漁父來持麥飯抱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荅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員者

賜粟五百石爵執珪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之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我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人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

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賑窮途少飯亦何罪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跽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歌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

伍子胥見王子光光惡其貌辭之伍子胥曰此易也願王子居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說之王子許之子胥說之半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耕于野七年光代王僚為王任子胥六年然後大勝楚於栢舉鞭楚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

子胥與吳王論兵七薦孫武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名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

善其意大悦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
小試於後宫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之寵姬二人
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兠鍪操劒盾
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廻旋使知其禁乃令曰
一鼓皆進二鼓操進三鼓為進形於是宫女皆掩口而
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
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
衝冠項旁絶纓顧謂執法曰取鐵鑕孫子曰約束不明

申令不從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何如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望見斬二愛姬驅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廻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

吴王忽然不悦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覇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泗逾淮越千里而戰者乎吴王大悦因鳴鼓令軍集而攻楚

子胥與要離見吴王吴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

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樹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懷室家之

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從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曰闔廬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廬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從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

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也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

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勸其勿死以俟爵禄要離乃斷手足伏劍而死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而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從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

今弗報何也吒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譆所不若者天下惟子耳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

辭得身言不可不習猶若是乎

中行穆伯攻鼓（十五年事）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簳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吾賞之是賞佞人之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負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公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智有

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智萬人謀之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去小智而大智明去不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所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公元公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公大驚輒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公元公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懽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

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為昭公如晉卒于曲棘見左傳

干將者吴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劒越前来獻三枚闔廬得而寳之以故使劒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劒来五山之銕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銕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為劒聞於王使子作劒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邪曰夫神化之物須人而成今夫子

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鑪中然後成物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若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邪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鑪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廬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廬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

季孫拔劍逊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吴覇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

闔廬既寶莫邪復命于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吴作鈎者甚衆而有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舋金遂成二鈎獻於闔廬詣宫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舋成二鈎王乃舉衆鈎

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吴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胸吴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吴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

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廬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于譚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事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于是乃絶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可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縣不移而具獻

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盧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

自萇弘 按左氏哀三年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春秋別典卷九

春秋别典卷十

明 薛虞畿 撰

魯昭公二十六年

楚平王卒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有吾何憂矣白公黙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二十六年

卒昭王立

魯昭公棄國走齊二十五年遜陽州二十六年以至自齊居于鄆齊君問焉曰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昭公曰輔弼無人諂諛我者甚

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枝葉秋風一至根且

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

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

掘井雖速無益也於是昭公卒死於乾侯

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

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

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之

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雄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進之子光得而禮待之二十七年殺王僚

白喜歸吳一作伯嚭即太宰嚭闔廬傷之以為大夫與伍胥共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喜而信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鷙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鷙鶩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内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吴王昭二十七年楚殺郤宛伯州犂之孫嚭出為吴太宰

吴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將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用子常退子期吴

遂破楚入郢定四年

趙簡子春築臺于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促罷臺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

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吾未以往而趙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矣乃輟圍衛

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

徼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

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董安于慍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刑焉簡子曰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殺白騾取肝以與胥渠無幾何趙興兵攻翟廣門之官皆先登而獲甲首

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知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按趙之兵

或謂趙簡子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盲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何也對曰其國㪘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禄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貪功而有怨此其妖也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為和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乎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匱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

年五十也為邊城將也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何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之言

昔者周公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

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唯唯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

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于亡矣是以泣也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来疾狐白之裘温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愈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扁鵲諸書俱作趙簡子時人惟國策作秦武王時人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

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吾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于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

援我射中之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側帝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畆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有欲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

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説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此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草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

姓而遂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
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二人則天
下可圖矣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
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
之不濟於此命也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
澤鳴犢犨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
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

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主傷其類也

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廻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幾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楊因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主好士故走
來見簡子聞之絕食而欲跪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
逐是不用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見過矣
簡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醜婦之讎也盛德亂世所疏
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
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邯鄲之民正
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
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

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不若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以為後也簡子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為後也簡子曰行人

獨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女子之所以為後也簡子可謂内省外知人矣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誡之辭于二簡授二子曰謹藏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名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甞見一子於路真君之子也簡子名子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足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名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

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

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山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何為不治之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卹不才今以為後何

也簡子曰是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日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簡子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屨而履之夫美下即耗上妨義之本也

春秋别典卷十

春秋別典卷十一

明 薛虞畿 撰

魯定公 元年壬辰在位十五年周敬王十一年

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為絶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荆

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上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禄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

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遊于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極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飲時酒二酣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廬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致死于寇闔

廬一夕而十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二年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有兩蛟夾其船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珪孔子曰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公叔文子為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

天下固其免乎與仲尼同時則非晉文時之介子推可知矣○總上三條年次無考恐亦楚昭之世故附之

吳與楚戰於栢舉定四年事三戰入郢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官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太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

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吳與楚戰于栢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救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仆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也者社稷其庶幾也故斷脰決腹一暝而萬世不視

吳王闔廬與楚人戰於栢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楚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服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于馬前闔

廬懼名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于吳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

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臣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以徇子囚傳栢舉之戰子常奔鄭此云伏劍是子囊也襄十四年子囊伐吳敗歸而卒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子胥既伐楚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

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叩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河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嘆曰悲哉我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去鄭國還軍

陳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侯欲往大夫曰吳新

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陳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緡公定公八年

子胥還軍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一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

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虚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嫗遂取金而歸

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曽惜一蹄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惜一蹄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

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禄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强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吴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為我求之願為兄弟請為

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説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封爵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敢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哉屠羊子之為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説曰何為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

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者乎非救世者也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甞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思久生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棺木内納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令萬民隨而視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齊侯使女為質於吴吴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廬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廬傷之正如其言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廬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廬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

發於絶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禄早失侍御今王欲立
太子者莫大於波太子子夫差闔廬曰夫差愚而不仁
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
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廬曰寡人從子立夫
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見汝矣高
慶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
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故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

是生亂也寡人聞之既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静子恐棄毒于我也遂遣之湛盧之劒惡闔廬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劒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劒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劒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

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廬以殺王僚一名盤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

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淺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寳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悦遂以為寳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對曰臣侍從

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行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

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美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賫金百鎰造門請接輿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少而行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

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仕也遣使聘我妻曰子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我許之矣妻曰我聞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被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禄乘人堅良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耕器變易姓字莫知所之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于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直夫法哉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而聘孔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八年陽虎出奔得者

有重賞失者有重罰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劒而廹頥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椎之斷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矣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有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楚昭王名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

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昭王遂止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

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于舟中昭王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亦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趨治溝渠天將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謡曰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睹物記也即得其應也

陽虎去齊走趙（九年虎以齊師伐魯弗克奔晉）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

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簡子俛而笑曰夫樹柚橘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子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子簡子之強幾至於霸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不動

趙簡子攻衛按傳十年簡子圍衛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援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遫獘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獘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自將是衆也

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我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三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獘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軍士乘之簡子曰與我得革車千乘也不如得行人過之一言

孔子為魯司寇十年相夾谷之會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

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户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辨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智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

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丘同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聞而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孔子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夘于兩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夘者魯國之聞人也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智聰明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智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

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燭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人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也

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逸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踰境而徙魯之鬻﨑馬牛不豫賈市正以待之也既為司
寇季孟隨墮郈費之臣齊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
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
子貢贖魯人於諸侯来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
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魯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
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来魯人不

復贖人於諸侯矣

宓子賤治单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单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单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

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禄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悦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禄雖少鬻鬻足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

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辟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子賤往單父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

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薄而
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薄而厚
味宓子賤曰善於是至单父冠盖迎之者交接於道子
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
至单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单父
宓子賤治单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馬期亦
治单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单父亦
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

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治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交者十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

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尊也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

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单父子賤由是得行巳志

季子（即子賤）治亶父（即单父）而巫馬期絻衣裋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輒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美使人闇行者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

季子必行此術也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居吾豈忍見宓子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子人

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向使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以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饑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以汝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與敬可以慴勇寛與正可以容衆恭與潔可以親上子路性鄙好勇力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鷄冠佩豭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以為弟子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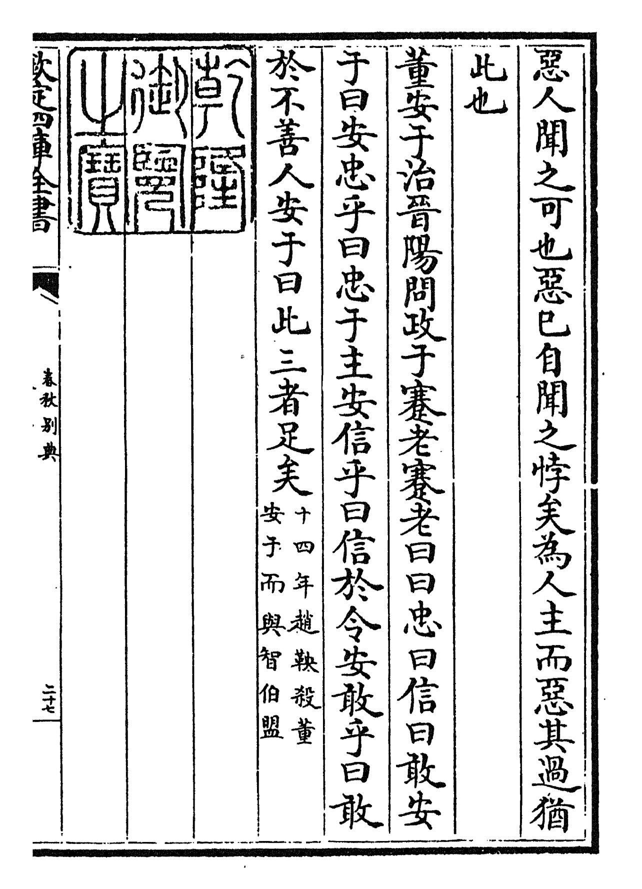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小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

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交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中行寅將亡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名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邪且齊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言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乃入門文子謂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巳也遽掩其耳



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其過猶此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十四年趙鞅殺董安于而與智伯盟

春秋别典卷十一